

辽宁省边治理边破坏的十个严重问题

李 云 升

(辽宁省水土保持委员会办公室)

提 要

现在有些单位和个人,无视国家法规,不经批准,不采取任何水土保持措施,任意破坏资源,造成十分严重后果。据辽宁省12个市的粗略普查,破坏活动计有乱开乱垦,任意开矿采石,乱挖土筑路,乱占滥建,栽参一开到顶,蚕场沙化严重,超载放牧,盗砍滥伐,掠夺式经营等。

近6年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指引下,各级政府都把水土保持建设纳入议事日程,采取实际步骤,切实加强领导,不断更新观念,大胆改革创新,取得了新的成效,主要有:治理方式由以行政区域为单位的分散治理,基本改为以小流域为单元的综合治理;治理形式由政府统派任务、集体实施,基本改为多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治理模式由单纯治理型基本改为开发经营型;管理养护由靠行政手段,基本改为依法办事等等,使整个水土保持工作走上了正轨,为更好地开拓前进创造了条件。

但是,我们还必须清醒地看到,一些地方由于重治轻管,边治理边破坏屡有发生,酿成的后果十分严重。历史上人为破坏水土保持的行为,一般说只有两条:一是毁林为薪和建筑取材;二是毁林垦荒耕种。现在破坏水土保持的道道多极了,诸如任意乱砍滥伐、垦荒种田、打草拾柴、超载放牧、采石开矿、栽参养蚕、扒山皮土作肥、建筑房屋、烧制砖瓦、破土沙金、刨根挖药、采集山货野果等等。诚然,这些事情并非一律不许干,而是必须在事先有组织有计划地去干,并采取水土保持措施的前提下去干;否则就是破坏。而现在有些单位和个人无视国家的有关法规,不经批准,不采取任何水土保持措施,任意乱干,造成了严重后果。据12个市的粗略普查,现在破坏水土保持的现象集中表现在以下10个方面。

1、乱开乱垦。全省山区陡坡小开荒和扩边展沿到处可见。本溪市溪湖区火连寨乡,前年毁林毁草开荒0.07平方公里,清原县敖家堡乡15个村1983年以来陡坡开荒3.3平方公里,把装点秀丽的青山,搞得破烂不堪。该乡草河背村4个农民开荒0.14平方公里,种旱烟、大蒜、辣椒、黄豆,1983年仅黄豆就卖了4,000多元,乡政府竟把这4户选为致富典型大加表彰,而多数农民则气愤地说:“三辣一黄扬四方,西沟青山一片黄,出了四个冒尖户,今后大伙得遭殃”。

2、乱开矿。12个市开矿3,668处,破坏植被258.27平方公里。本溪市田师傅镇地处群山环峙之中,地上林木稀疏,地下到处蕴藏煤炭。因此,这个镇群众性的掘井采煤事业遍地兴起,但由于无计划、无组织,且又因煤层有薄有厚,质量有优有劣,所以就出现了乱抢、乱掘、乱采的局面,把广阔的山山岭岭、沟沟岔岔都弄得满目疮痍。这活动,不仅破坏了水土保持,而且也大杀风景。一个农民为开矿方便,竟把一片数十棵20年生的大树和一片3年生的幼树砍掉,全镇无执照

开矿的有100多户，有执照开矿的也没有水土保持措施。凤城钢厂不顾当地政府和群众的呼吁，长期乱堆乱放矿渣，1985年汛期大雨，大量矿渣伴随洪水横冲直撞，毁坏下游袁家村房屋13处，冲压耕地0.15平方公里；何从剑一家被洪水淹没，屋内水深达1.8米，他的小孙子在刹那间就被夺去生命。这里过去只是一条小河沟，自从建成钢厂后，全村耕地被冲得没剩多少，小河沟变成了一片乱石滩，群众的生产、生活遭到浩劫。类似情况在其他地方也屡见不鲜。

3、乱采石。12个市共有大小采石场11,675处，破坏植被156.09平方公里。由于弃石弃土和乱崩乱掘，加速了水土流失。位于义县、北镇两县境内的医巫闾山是东北三大名山之一，已被国务院定名为全国自然保护区之一。这里既分布着东亚地区特有的天然油松林，还保存着较完整的天然针阔叶混交林，是珍禽天鹅、鸳鸯等候鸟迁徙的重要途经地。如今这个自然保护区的两侧，竟变成了星罗棋布的采石场，既无规划又不定点，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把山腰、山脚崩炸的千疮百孔，遍体鳞伤。这是在开采原材料的同时，大肆破坏资源，掠夺财富。它将使闻名千古的名胜毁于一旦，实在令人气愤。

4、乱挖土筑路。12个市乱挖土筑路的有979处，破坏植被面积60.79平方公里。主要是取土场不固定，到处乱扒乱挖，甚至图省劲大面积扒山坡。

5、乱占滥建。城市郊区、集镇和工矿区，乱占滥建比较普遍，初步统计有28,332处，破坏植被105.57平方公里。东北电管局1984年兴建东辽50万伏送变电工程经过抚顺、本溪、辽阳三市，总长305公里，开挖387个塔基，破坏植被0.8平方公里。据普查，仅大连市城郊乱占滥建的就达570处，经检查处理，收缴水土流失危害赔偿费583万元。

6、栽参一开到顶。现在全省连片参园有3,117处，破坏植被34.2平方公里。桓仁县今年人参达52万帘，其中有20%超坡，个别达到40°以上。大多数参园集中连片，大的一处几百帘，长20—40米。新宾县旺清门乡、红庙乡和桓仁县拐磨子乡，栽参做法的共同之处有六点：一是不采取任何水土保持措施；二是不执行国家以25°为限的规定；三是任意毁林毁草；四是专选陡坡，有的竟达40°以上；五是集中连片，有的一开到顶；六是连年扩大面积。宽甸县毛山乡毛山村承包户赵景龙一家，在陡坡开3处参园达0.14平方公里。当地农民气愤地说：“这样致富不是路，肥了自家一代富，毁了青山断了路，坑了千家连万户”。新宾县红升乡在经过治理的东昌小流域木匠沟里大搞陡坡栽参，1986年7月31日大雨成灾，冲压农田0.14平方公里，治河工程全部冲毁，5年的治理建设前功尽弃。

7、蚕场沙化严重。由于沙化而造成水土流失的蚕场有6,778处，破坏面积1,550.37平方公里。现在有些蚕场由于过度放养加上乱砍烧柴，出现了叶吃光，树砍光，草搂光而导致矮化、退化和沙化。丹东市蚕场面积3,933平方公里，其中严重沙化和基本沙化面积各有600平方公里。由于蚕场严重沙化，水土流失加剧，使柞蚕产量逐年下降，1984年比上年下降了39%，1985年比上年又下降了26%。岫岩县共有蚕场1,600平方公里，沙化面积已达833.3平方公里，其中严重沙化面积266.7平方公里。这些沙化蚕场就象人头上生秃疮一样，整个柞林中这一块白斑，那一条白带，一到雨季这些沙石伴水而下。每年第一场水就把山洪沟口淤得象鲇鱼头似的格外突起；第二场水使这些沙石一拥而入山麓农田或宅院；第三场水就使大量泥沙淤积在小河道内，造成洪水横溢，河流改道，冲毁农田。而山上的白斑和白带经过一两年后就变成顺山而下的侵蚀沟，并急剧扩宽加深，就这样成了山下无穷的灾难源头。可见，对蚕场的沙化绝不能掉以轻心。

8、超载放牧。抚顺、新宾、西丰、清原等4县，现有牧场2,683平方公里，其中真正能放牧的还不足30%，致使牲畜饲养量大幅度下降。抚顺县1980年养羊10万只，1985年下降到4.49万

只；阜新市有些地方是粮挤草、油挤草、林挤草，弄得牛羊只好窜树行子，四处践踏寻食充饥。

9、乱砍盗伐。岫岩县乱砍盗伐现象比较严重。据调查，县奶牛场后山一块0.02平方公里的3年生人工林，郁闭度达0.7以上，被砍得稀稀拉拉，只剩0.2的郁闭度；苏子沟镇黄岭子村姜学春个人承包管护的2,700棵针阔叶混交林，去年一冬就被盗砍270棵；红旗营子乡窝凤沟村，去年9月借砍伐被风刮倒的林木之机，有36户农民一次就砍好树16立方米木材；哈达碑镇马家店村岔路沟村民组共73户人家，户户盗伐林木，一处0.2平方公里的林木全部砍光；该村兴记村民组长贺德才个人盗伐落叶松210棵（檩材），他又组织群众盗伐落叶松240棵洋；河镇蔡家堡村民组一处0.04平方公里的林木于去年正月13—18日全部砍光。瓦房店市三棠乡三棠村有4万多棵树的一片林木，去年春天被一扫而光。这样的实例在岫岩等少数县不胜枚举。

10、掠夺式经营。近几年有些承包林果者掠夺式经营，造成的破坏也十分严重。岫岩县大房申村龙门果园有苹果树900多株，树龄17—30年之间，正值产果旺期，一般年产果5—7.5万公斤，原是丹东地区管理较好的果园之一。1983年承包给农民吴泰，合同3年，每年向村交纳1,500元。吴只顾增产，不进行疏果，当年产果10万公斤，赚了一笔大钱，吴预料来年减产，就单方终止了合同；1984年又承包给温文良兄弟，合同期5年，他们也搞掠夺式经营，当年只产果1万公斤，于是温即单方终止了合同；1985年又承包给姜文方等2人，合同期15年，姜等2人也是掠夺式经营，当年只产果5,000公斤。可见，承包者采取这种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办法，其危害何等之严重。

The serious problems of destructing while harnessing river and mountains in Liaoning Province

Li Yunsheng

(The Office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Committee, Liaoning Province)

Abstract

Now, some units and individuals defy the national statutes, do not adopt any measures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but for allowance, and destruct wilfully natural resources, resulting in heavy obnoxious tendencies. It is known from a rough investigation in 12 Municipality of Liaoning Province that the destructive activities include reclaiming land, in disorder exploiting mining, digging field for construct road and building house arbitrarily; planting ginseng from piedmont to hilltop; overstocking excessively; indiscriminately felling of trees, and management in plundered ways, etc.